



天台陶宗儀

宋泰山王質所著雲鵲堂紹陶錄錄中首載栗里華陽譜惟先生之大節高風流播千古而質者乃能次第其出處作為年譜且以名吾書紹陶之志是可尚已遂錄于此云

書陶栗里譜

元亮高風發於宋晉去就之際君曾祖事晉懋著勲勞自宋武帝芟元復馬出揣其未流即不出武帝將收賢士以繫人心見要亦不應陶謝皆世臣君世地色言俱僻而靈運為武帝兼任最後乃欲詭忠義雜江海遠師送君過虎溪而却靈運不入蓮社素心皆所鑒知譜具左方

興寧三年乙丑晉哀帝

君生於潯陽柴桑今德安縣楚城市是父軼名命子詩云於穆仁考澹焉虛止寄迹風雲宜茲溫喜陶氏自侃以武功擅世後裔稍襲故風多流亂岐蓋折翼之祥發之旁派傳淡傳君父子皆以隱德著稱侃女適孟嘉嘉女適君父是生君其氣所傳造化必有可言者

大元元年丙子晉武帝

君年十二失母祭妹文云慈妣早世我年二六

大元九年甲申

君年二十失妾楚調詩云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妻翟氏偕老所謂夫耕於前妻鉏於後當是翟湯家湯莊矯法賜四世以隱行知名亦此桑

大元十九年甲午

君年三十有歸園田詩云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初為州祭酒當在其前不堪乃解歸故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尋亦却主簿

隆安四年庚子晉安帝

君年三十六五月有從都還阻風規林詩當是參鎮軍銜命自京都上江陵故在始作鎮軍參軍經由阿詩後父在柴桑故云一欣侍溫顏又云久游戀所生父為人度不肯適都當是已舍單行見還舊居詩軍僚差疆郡吏故云時來苟冥會婉戀慈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田園疏

隆安五年辛丑

君年三十七正月有游斜川詩云開歲倏五十方三十七作五日是當是故歲五月還潯陽今歲七月適江陵有赴假還江陵

夜行途中詩留潯陽踰年當是予告在鄉至是往赴云閒居三十載自未參鎮軍以前得三十六年當是不堪勞役遂起歸意故云詩書敦宿好園林無俗情如何捨此去遙遙至南荆失父祭妹文云昔在江陵重罹天罰觸事未遠書疏猶存當是妹自武昌報江陵時父在柴桑

元興二年癸卯

君年三十九正月有始春懷古田舍詩當是自江陵歸柴桑後適京都宅憂居家思湓城故有懷古田舍又云良苗懷新十二月有與從弟敬遠詩云寢迹衡門下在都亦當是處野

元興三年甲辰

君年四十有連雨獨飲詩云僂仰四十年有飲酒詩云是時向立年志氣多所耻遂盡分然介終死歸田里當是在壬辰癸巳

為州祭酒之時所謂投耒去李仕又云井之星氣流亭之復一紀至是得十二年

義熙元年乙巳

君年四十一三月有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當是故歲自都還里即吉庚子始事鎮軍繼事建威中經惟憂至是得六年復銜命至都其家尚未歸柴桑還奮居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徃來時經卿閭不常留稍成疏故云阡陌不移舊邑居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隣老罕復遺至是始定居斷他適十一月有歸去來辭九月家留柴桑身往彭澤至是免歸當是不堪軍役故求縣不堪縣役故歸家所謂風波未定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足以為酒少日眷然有歸與之情平生之志始決見序及辭甚詳失妹所謂情在駿奔自免去職是歲劉將軍錄

尚書

義熙三年丁未

君年四十三有祭程氏妹文自乙巳至是所謂服制再周

義熙四年戊申

君年四十四有六月遇火詩云奄出四十年

義熙五年己酉

君年四十五有九日詩

義熙六年庚戌

君年四十六有西田獲早稻詩

義熙七年辛亥

君年四十七有祭從弟敬遠文云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晨采止藥夕閒素琴當時司志見文甚詳

義熙十年甲寅

君年五十有雜詩云奈何五十年棄官來歸至是得十年故云荏苒經十載暫為人所羈

義熙十一年乙卯

君年五十一有与子儼等疏云年過五十又云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欣然五六月北窓下以遇涼風斬至自號羲皇上人見疏甚詳

義熙十二年丙辰

君年五十二有下澗田舍穫詩云曰余為此來三四星火類當是得此在癸丑甲寅之間

義熙十四年戊午

君年五十四楚調云備俛六九年召為著作佐郎不應是歲宋

公為相國

元熙元年己未晉恭帝

君年五十五王休元為江州自造不得見遺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於半道栗里愛之即引酌野亭休元出與相聞極歡終日嘗九日把菊無酒休元餉之有九日閒居詩所謂秋菊滿園時醪糜至當時未獲所遺休元在江州幾六載未審的在何年自乙巳至丁卯訖死未嘗他適獨暫為休元入州

永初元年庚申宋武帝

君年五十六同隱周續之名至都為顏延之連挫義熙間檀詔為江州邀續之在城北講禮讐書有示周掾祖謝詩云馬隊非講肆拔書亦已勤又云但願還渚中從我頴水濱江城尚不欲周往矣况京師劉遺民亦同隱有和刘柴桑詩云挈杖還而廬

又云春醪解飢飭其還以春有酬劉漿桑云嘉德眷南疇又云慨然知己秋其還至是及秋初自西廬移南村有移居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朝夕又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遷居始為遺民之徙尋還西廬度相距亦不遠與遺民更相酬酢不改賞文析義之時來審的在何年或恐劉柴桑似縣令劉或嘗為此縣存此呼或有命不為猶續之嘗命為撫軍參軍不就因呼周掾皆不可知但非時為宰者語皆冷交非執官丁柴桑詩云秉直司聰于惠百里此乃當官無疑尋詩鍾情於劉過厚於用遺民自隱之餘無聞續之在隱之中微婉君與周劉號潯陽三隱校情義稍有淺深是歲宋武帝踐祚

景平元年癸亥晉陽王

君年五十九顏延之為始安過潯陽日造飲酣醉臨去留萬

錢悉送酒家相知及間驟見益驩延之未審何時來樂桑所謂
自爾分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簷隣舍當時不詣劉穆之之
詩又未審何時去樂桑當是為豫章世子參軍之時據詩參傳
畧見

元嘉三年丙寅宋文帝

君年六十二檀道濟為江州時抱羸疾多瘠餒往侯饋以梁肉
不受

元嘉四年丁卯

君年六十三有自祭文云律中無射擬挽歌詩云嚴霜九月中
送我出遠郊當是杪秋下世類延之誄云視化如埽臨凶若吉
藥劑弗嘗禱祠弗恤其臨終高態見誄甚詳君平生好談埽盡
蕭統以為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白駒寄寓逆旅與大
塊而榮枯隨中和而放蕩豈能勞於憂畏役於人間最知深心
形贈影答神釋本趣畧見所謂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
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惟患不知既已洞知安坐待此夫復何言
杜甫許避俗未許達道識者更詳之

書陶華陽譜

通明高風發於梁齊宋去就之際君祖父皆食宋祿身又生宋代
自齊高帝代宋旋引去梁武帝代齊益退歲平時以師待君然
大節有定操豈復以恩禮推移暫至丹陽獲簡文之命不少至
京都慰武帝之懷抑何其堅忍壯年果於遺世炤之審故判之
不疑譜具左方

孝建三年丙申宋世祖

君生於丹陽秣陵今上元縣洽村是母郝氏夢兩天人持鑑

香來前有娠今世為君再世為孫思邈兩世肇啓於郝故其兆
先形當是本居天仙趣報盡還人人趣植根弗凡受形亦異生
以火年火月又夏至極陽日悉稟純陽多起飛心累功積行
升當益高推佛言參君迹畧見

大明四年庚子

君年五歲常持教書及學書

泰始元年乙巳宋明帝

君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即有志養生語人仰青天睹白日不
覺為遠及長博讀書遂解文武諸伎自後天文地理人事雖至
淵妙咸臻底極當時已罕傳述年愈遠行世寢稀梁傳所載九
種今傳惟四種傳有志無八種傳無志有五種本草後人增補
考正益詳問海集注差異

元徽二年甲寅宋文帝

君年十九蕭將軍錄尚書引為諸王侍讀於事止典文學無他
務除奉朝請故事上奉朝會請召本不為官雖在宦途亦居靜
地及求縣乃不遂緣執可見

永明十年壬申齊世祖

君年三十七家貧求宰縣不遂脫朝服挂神武門去止句曲山
體即輕捷性嗜山水所歷必吟咏盤旋不已語人吾見朱門廣
厦雖適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澤知難立止自常
欲就之求明中求得真差料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亦緣執
使然此語甚真是事先有根次有緣次有執相符乃入所謂道
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執成之惟難契故曠世難就

隆昌元年癸酉齊鬱林王

君年二十八沈約為東陽參軍不至自棲句曲不出所謂徧歷名山

求訪仙藥或未然一至句章禮育王塔一至丹陽應太子召他適皆無考又言往東陽從孫游嶽授符圖經法亦無考惟揚義靈寶五符傳句容葛察察以傳陸脩靜陸以傳孫許翽二景歌東陽章靈民出都遇得以與孫度所得止在秣陵句曲之間非遠適而後傳

宋元元年己卯 齊東昏侯

君年四十四在句曲築樓高三層身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不娶無子它眷亦不通先斷此根可議他事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聆響為樂間獨游泉石此門已濁便清神仙上景多雲霞下景多山水物多金玉色多紫碧他皆類是所謂熟之養之覆之若欲成辨必加將護大要離塵換境為上

中興元年辛巳 齊和帝

君年四十六蕭都督至新林遣弟子戴德之迎謁初齊未作水丑木之歌至是援讖文成梁字字令弟子進之遂以梁建國後覆

設亦諱言朱點已巳詩嘆朝陽重離七元卒驗雖隱茅山不谷人主詢謀中大通初獻善勝成勝二刀度武帝徂陳慶之覆魏洛陽好大之心寢後參會侯景大觸駭機豈盡忘林世者但觀時耳蚤慕張良甚深黃石編書呈傳真秘謀兵法其間餘事推已及物亦致平緒術此門隱除魔顯定亂學道者問及君若水鏡掘鏡當是早為豈挂晚念

天監元年壬午 梁高祖

君年四十七梁武帝在西邸與游及即位因禮彌篤問訊弗絕屢招不出畫兩牛一牧放水草之間一金絡頭人執杖驅之知不可復致房族季直亦不肖事梁武帝嘗歎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門風何繇乃爾

天監四年乙酉

君年五十移居積金澗泉石益奇無蛇虎有佳木及雜藥初之

青林及來居皆自茂在句曲東壘

中大通元年巳酉

君年七十四遇異人宣闡以本草用蝨蝨水蛭之屬湯物運一紀可解形至期果化尸解凡十餘種世傳闡自青城來句曲先升以君聞帝錄其積水之功化後為蓬萊都水監見仙傳及拾遺甚多今茅山相傳稍詳但微涉異

大同二年丙辰

君年八十一隻眼或方夢勝力善薩授善提記乃詣鄧縣禮阿育王塔自誓受成世傳呂岩後鍾離權受劍訣後二百餘年來參黃龍惠南始竟佛言不修正竟別得生理休止深山大島絕於入境報盡還來散入諸趣晚年始堅此願唐志有所著草堂法師傳當時佛教雖隆禪宗未開圓竟以大通元年至以是年去留臺城十九日度君不及相見

大同六年庚申

君年八十五逆寇亡日仍為告逝詩及卒顏色如常香氣彌山華陽頌云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迨乃承唐世將賓來聖庭化後一遇丁亥為陳臨海王光大元年再遇丁亥為唐太宗貞觀元年升平之盛降古所稀聖庭當是此時初隋文帝輔周以國子博士召孫思顛不應密言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以濟人宣政元年至貞觀元年適滿五十年應命來見太宗官之不受辭歸太白山風素極類隱居宅無種不類形有轉移神無交易自是至丁卯獨孤信鎮洛陽之時正七歲至丁亥太宗召至長安之時得八十七歲暮齡有少容所以驚嗟盧照鄰稱其自謂生開皇辛酉當時已不信若爾豈得聖童之稱博士之召貞觀丁亥方二十七歲豈得少容之嘆若言數百歲豈得七歲

弱冠之與慶思顏之生適繼德居之沒其為後身何疑挺契頌
又云重離倘或似謂簡文與武帝俱非今終又云七夕乃扶胥
謂武帝凡七改元世稱推戴為策立侯景嘗為懷朔鎮功曹吏
至是纂梁稱漢故云扶胥所謂篇中字皆有義旨後人自以篇
中事求之則機前一頌二十字顧豈虛設矧又彰明業運頌又
云濟神既有在去留後所宜神既濟矣在於何所華原孫氏即
其所在也已當知佛言報盡還來及舍生趣生至確可信識者
更推之

清異錄二卷乃宋陶翰林毅所撰凡天文地理君道官志人事文
符君子么麼釋族仙宗草木花果蔬藥禽獸蟲魚支體作用居
室衣服粧飾陳設器具文用武器酒漿茗茶餅餌羞衣苑鬼妖皆
創為異名新說而藥譜一則尤奇甚因備錄之

藥譜

慈翁清本良於醫藥數百品各以角貼所題名字詭異余大駭究
其源底登言天成中進士侯寧極戲造藥譜一卷盡出新意改
立別名因時多艱不傳於世余以禮求假錄一通用娛閒暇

假君子 牽牛

昌明童子 川鳥

淡伯 厚朴

木叔 胡椒

靈眉同氣 白扁豆

含九使者 花椒

馘毒仙 預知

貴老 陳皮

遠秀卿 沉香

化米先生 神麴

九日三官 吳茱萸

燄安 硫黃

三閭小玉 白芷

中黃節士 麻黃

時美中 蒔蘿

道河掾 木猪

嗽神子 壬味

削取中尉 三稜

曲方氏 防風

白大壽 吳木

洞庭奴隸 枳殼

黃英古 檀香

綠劍真人 蒼蒲

魏去疾 阿魏

禹孫澤瀉

靈臺尊師仙靈

風稜御史史君

雪如來白交

風味團頭縮砂

救肺侯嫩冬

骨鯁元君草薜

苦督郵黃苓

調睡參軍酸棗

黑司命芙蓉

知微老白薇

太清尊者朴硝

既濟公升麻

冷翠金剛石捕

脫核嬰兒挑仁

澀翁訶梨勒

抱靈居士香附

隨陽給事中建

斜枝大士草龍

野文白頭

建陽八座蛇末

玄房仲長統策

藜生藥王覆盆

仁棗川練

石仲寧滑石

命門錄事安息

隱上座郁李

水狀元紫蘇

飛風道者硝牙

畢和尚華澄

金山力士自然

鷹男井松

冰喉尉薄奇

草東床大腹

腎曹都護葫蘆

壽祖威靈仙

水銀脂輕粉

千眼泊仁

延年卷雪白

玲瓏霍去病香

黃香影子施子

六停劑五味子

顯明犯何膠

出樣珊瑚木通

中央粉蒲黃

瘡帝何首烏

支解香丁皮

洗瘡丹桉柳

海脂麒麟竭

水磨橄欖子

無名印地榆

無憂扇批把

鬼木串槐角

黑殺星夜明砂

續命筒乾漆

蠻龍古血誤藥

清涼種香席

羽化魁皮

度厄錢連翹

聖籠鬆瞿麥

翻胃木常山

湯主山茱萸

醒心杖遠志

玉皇瓜馬兜鈴

偷蜜珊瑚草

德兒杏仁

混沌鎮鈴寄生

永嘉聖脯藟

紅心石赤石脂

藥本靈脂

靜風尾荆芥

正坐丹砂附子

迎陽子兔絲子

山屠黃蘗

脾家瑞氣肉豆

甜面淳子鹽陀

剔骨香青皮

痰宮辟塵半夏

玉虛飯龍腦

鎖眉根苦參

黑龍衣鱉甲

小帝青青鹽

百辣雲生薑

綬帶冰麥蘗

半夏精天南星

夜金雄黃

沙田髓黃精

無聲虎大黃

小昌明草烏

草兵巴豆

巢烟九肋鶴

百子堂山果

皺面還丹人參

琥珀孫松脂

賊參蘇危

不死麩茯苓

火泉竹瀝

比目沉香藥

陸續丸蔓荊子

地白瓜萋根

天豆破故紙

滴膽芝黃連

新羅白肉狗附

廢香嬌丁香

破関符逢我木

王絲皮杜仲

血櫃牡丹皮

川元蠶川芎

九女春鹿茸

百藥綿黃茸

英華厚 智

通天拄杖牛膝

赤天佩姜黃

丹田霖雨巴戟

百丈鬚石斛

飛天蕊旋覆

安神隊仗麥門冬

鄆芝天麻

錦綉根芍藥

草魚目薏苡

茅君寶篋

尉佗圭桂

鍊形松子栢子仁

蘆頭豹子柴胡

五寶牛黃

肚裏屏風友

九畹菜澤蘭

女二天當歸

大通綠木香

旱水晶硼砂

還元大品地黃

兩平章羌活

死冰白僵蚕

一寸樓臺

三尸錄枸杞

無情手硃砂

拔萃團麝香

綠鬚姜細辛

笑靨金菊花

走根梅乾葛

八月珠茴香

銀條德星山藥

理光烏藥

椹聖真猴

破軍殺 大戟

吉祥杵 桔梗

金母脫 樹金

線子檀 茅香

良醫七首

產家大器 秦瓦

滴金卵 延胡

鬼丹 盧會

宜州樣子 白豆

瓦龍斑 貝母

孝梗 知母

萬金茸 紫菀

秦尖 蒺藜

西天蔓 前胡

厥臣 卷柏

五福鸞 白欵

保生叢 葉本

戒奴 狗脊

蒜腦譜 百合

備身弩 羌花

帝膏 蘇合香

玉靈片 石膏

宋馬永鄉嬾真子錄云古人重譜系故雖世胃綿遠可以考究淵明命子詩云天集有漢眷于愍侯赫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風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啟王開封按漢功臣表開封愍侯舍以左司馬從漢破代封侯昔高帝與功臣盟云使黃河如帶春

若盤固以永存爰及苗裔所謂參誓山河謂此盟也高帝功臣百有二十人舍其一也又云嚮之丞相允迪前後漢之長源鬱鬱洪柯群川載道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同隆宏此蓋謂青也功臣表開封愍侯責封十一年薨十二年夷侯青嗣四十八年薨所謂群川衆流時有語默運同隆宏以言自青後未有顯者也淵明乃長沙公之曾孫然侃傳不載世家獨於此見之後世累經亂亂譜籍散亡然又士大夫因循滅裂不如古人所以家譜不傳於世惜哉

天台陶宗儀九成

宋番易張世南食游紀聞云辨傳書畫古器前章蓋其有畫矣其
 間有論議而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緞扇是四者各有其說今
 人皆謂臨摹為一體殊不知臨之與摹迥然不同臨謂置紙在
 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
 其曲折宛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執鬚斗上以黃蠟塗考嚴
 如鮫角毫髮悉見緞扇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窓牖間映光摹之
 辨古器則有仿謂款識臘赤色朱砂斑真青綠并口之類方為
 真古其製作有雲紋雷紋山紋輕重雷紋垂花雷紋鱗紋細紋
 栗紋蟬紋黃目飛鹿饕餮蛟螭虬龍麟鳳熊虎龜蛇鹿馬象鳥
 夔犧雉鳥雙魚蟠虺如意圈紋盤雲百乳鸚耳貫耳握耳直耳

附耳挾耳獸耳虎耳獸足夔足百獸三螭緣章瑞泉象帶若料

執星帶四旁飾輔乳鐘名用以碎乳鐘名天乳三十六瓶變

變之類凡古器制度一有合此則以名之如雲雷鍾鹿馬洗鸞

耳壺之類是也如有欵識則以欵識名如周叔液鼎齊侯鍾之

類是也古器之名則有鍾大曰持中日鼎尊壘壘并類洗而

音西又音用中尊器也有擊擊蓋足類壺瓶爵斗有耳有流有巨獻牛假切無鉞徒在切又特

枉其形箕類鼎而矮巨獻牛假切無鉞徒在切又特

鬲形製同鼎漢志鍔才宥切玉篇云似金而盃尸戈切又胡

也以鼎非而有蓋壺其類有曰曰圓盃於含切覆蓋也似洗特

有甬有執擊壺鋪類曰鋪陳貝類盛水器上方如斗匱底匱

壺而矮鋪鋪類曰鋪陳貝類盛水器上方如斗匱底匱

盤洗盆銷呼之切類洗王杆磬鐘鐘征鏡戚鏡飾物

節鉞戈矛盾弩表坐旂鈴刀筆杖頭蹲龍官廟乘

備然知此者亦思過半矣所謂欵識乃分二義欵謂陰字是凹

入者刻畫成之識謂陽字是挺出者正如臨之與摹各自不同

也臙漆色亦有差別三代之秦漢間器流傳世間歲月寢久其

色微黃而潤澤今士大夫間論古器以極薄為真以蓋一偏之

見也亦有極薄者有極厚者但觀製作色澤自可見也亦有數

百年前旬容所鑄其藝亦精今鑄不及必竟黑而燥須自然古

色方為真古器也趙希鵠洞天清錄集古鍾鼎彝器辨云夏尚

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

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嘗見夏璜戈於銅上相

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窳以其刻

畫者成凹也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子後稍淡午後

乘陰氣寒潤欲滴間有土蝕處或穿或剝並如蝸篆自然或有
斧痕則是偽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
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輕者為古不知器
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
者銅性為水土蒸淘易盡至有鉏擊破處並不見銅色惟翠綠
徹骨或其中有一線紅色如丹然尚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
水土惟留傳人間色紫褐而有珠砂斑甚者其斑呂起如上等
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良久斑愈見偽者以漆調朱為之易辨
也三等古銅並無腥氣惟一古新出土尚帶土氣久則否若偽
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所謂識紋欵紋亦不同識乃
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鐘鼎真用鳥跡篆商則蟲魚周以蟲魚
大篆秦用大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采楷

唐 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假蹇字其字凹入也漢已夫或
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識難鑄陽識
易為決非三代物也欵乃花紋以為飾古器欵居外而凸識居
內而凹夏周器有欵有識商器多無欵有識古人作事精緻工
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之事故古器欵必細如髮勻整
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之筆畫宛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
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無纖毫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
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為三也今設有古
器欵稍或模糊必是偽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句容器非古物
蓋自唐天寶間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
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其輕薄漆黑欵黑雖可受要非古器也
久亦有微青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品也偽古銅

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即今磨鏡藥足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
勻然後以醞醋調細研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
汲水滿浸即成臘茶色候如漆急入新水浸成漆色浸稍緩即
變色矣若不入水則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
腥為水銀所賈並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清新銅聲濁而開不
能逃識者之見古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寓戒
則有識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為非但辨其射質欵紋顏
色臭味足矣夫二書之論銅器固以粲然具備然清修好古之
士又不可不讀經傳紀錄以求其源委如薛尚功欵識法帖及
重廣鍾鼎韻七卷者宣和博古圖呂大臨考古圖王棟嘯堂集
古錄黃魯東觀餘論董道廣川書跋等書皆當熟味徧參而斷
之以經庶可言精鑒也

今人家正門適當巷陌橋道之衝則立一小石將軍或植一小石
碑鐫其上曰石敢當以厭禳之按西漢史游急就章云石敢當
顏師古注曰衛有石碣石惡鄭有石制皆為石氏周有石
速齊有石之紛如其後以命族敢當所向無敵也據所說則世
之用此亦欲以為保障之意

俗謂不通時宜者為方頭陸魯望詩云頭方不會事塵土空
緇白紵衣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孟東
野和薔薇歌仙機軋軋飛鳳凰花開采拾有貳行詩皆用采拾
貳不知何所祖

京師旃檀佛以靈異著聞海宇主侯公相士庶婦女捐金莊嚴以
丐福利者歲無虛日故老相傳云其像四體無所倚着人君有

道則至其國。國初時尚可通一綫無礙。今則不然矣。按翰林
學士程鉅夫瑞像殿碑刻云：釋迦如來初為太子，生七日，母摩
耶棄世，生初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昇忉利天，為母說法。
優填國王自以久失瞻仰，於如來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為像，自
犍連尊者慮有闕陋，躬以神力攝三十二匠，昇忉利天，諦觀相
好，三返乃得其真。既成，國王臣民奉之猶真佛焉。及佛自忉利
天復至人間，王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騰步空中，向佛稽首，佛
為摩頂，授記曰：我滅度千年之後，汝從震旦棟士廣利人天由
是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十四年長安
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二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
二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
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宮內殿。五十四年丁丑歲三

月燕宮火，迎還聖安寺。居今五十九年乙亥歲，當今

大元世祖皇帝至元十二年也。帝遣大臣孛羅等四衆備法駕
仗衛音伎迎奉萬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聖安寺。己丑歲，自仁
智殿迎安寺之後，殿大作佛事，瑞像計自優填王造始之歲至
今延祐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年。又釋氏感通錄云：梁武帝遣
郝騫等往天竺國迎佛旃檀像。其王模刻一像付騫。大監十年
至建康，帝迎奉太極殿，建齊度僧大赦，斷殺自是，蔬食絕慾。據
此說又與碑文不同。即今聖安寺所安之像，抑優填之所刻歟。
天竺之摹刻歟。

今人家娶婦，輿轎迎至大門，則傳席以入。弗令履地，狀唐人已尔。

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去聲檀褥，錦繡一條斜。

吉之永豐。劉氏女天長，南下日為東平王。即中宵所虜，後王聞其

父母兄弟舅姑夫子咸在因放之歸且作歸婦吟以送之詩曰
烈火都将玉石焚死生契闊憶中分信音一絕思青鳥望眼雙
穿見白雲殘日鶴鴒還有難北風鴻雁正離群新詩送尔還家
去重續當年織錦紋吁固雖劉氏有莫大之幸而王亦仁人者
矣

或者謂晉唐間人所風士女多不帶耳環以為古無穿耳者然壯
子曰天子之侍御不義摘不穿耳則穿耳自古亦有之矣

吳中呼女子之賤者為丫頭劉賓客寄贈小樊詩花面丫頭十二
三春來綽約向人時

今以早飯前及飯後午前午後哺前小食為點心唐史鄭修為江
淮留後家人備夫人晨饌夫人顧其弟曰治救未畢我未及餐
尔且可點心則此語唐時已然

今蒙古色目人之戚獲男曰奴女曰婢摠曰驅口蓋國初平定諸

國日以俘到男女匹配為夫婦而所生子孫永為奴婢又有曰

紅契買到者則其元主轉賣於人立券投稅者是也故買良為

驅者有禁又有陪送者則標撥隨女出嫁者是也奴婢男女止

可互相婚嫁例不許聘娶良家若良家願娶其女者聽然奴或

致富主利其財則候少有過犯杖而錮之席卷而去名曰估

亦有自願納其財以求脫免奴籍則主署執憑付之名曰放良

刑律私宰牛馬杖一百毆死驅口比常人減死一等杖一百七

所以視奴婢與馬牛無異按問禮其奴男子入于鼻隸女子入

于春藁說文奴婢皆古罪人夫今之奴婢其父祖初無罪惡而

世世不可逃亦可痛已又奴婢所生子亦曰家生孩兒按漢書

陳勝傳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師古曰奴產子猶

人云家生奴也則家生兒亦有所揚

溫羝謂腋氣也唐崔令欽教方記云范漢女大娘子亦是竿木家

開元二十一年出內有安媚而微溫羝

張公可與者齊南人律身廉正待法公平苟可以納忠於國雖

斧鉞有所不避為中書郎中日元帝時一大姦以元惡受顯

戮後二子黃緣入侍幸沐天眷特各授行省平章陛辭

叩首言曰先臣在九原弗獲露一命之榮當不瞑目臣敢昧死

請上命左右傳旨中書獨公不奉詔越數日上召丞

相面諭之丞相退謂公曰聖音寵遇之深當復柰何公曰

朝廷果欲舉行贈典必須雪其非罪若然是先帝不合誅之

以先帝為何如主哉則上之於先帝反不若天姦之有

後矣不孝孰大焉丞相備公言以聞上為動容而止公以

病在告都堂有人訴宗室謀逆奏送刑部問狀逮鞠有證驗而

死于獄宗室之妻見上泣曰臣妾夫其無罪狂死上但知

送部而不謂其已死聖怒命御史臺鞠問丞相懼謀之公即

扶疾至省取牘補署花押幾皆愕然丞相曰恐錄史所行有錯

欲照畧耳非謂此也公曰自丞相以下皆當聽問某何獨求免邪

既而絨牘令該掾抱詣臺上官首問曰張郎中曾書卷否曰然

臺官議曰張郎中所行未嘗差錯况此一事中書得旨施行

執法者復何罪因覆奏曰臣等取省案根勘宗室某之死不

枉上領之其事遂寢如公者誠天子之爭臣也矣

宋張文潛明道雜志云經傳中無媻姦二字媻字乃世母字二合

呼姦字乃舅母字二合呼也二合如真言中合兩字音為一

蘇小小見諸古今吟咏者多矣而世又圖寫以玩之一何動人也

如此哉春渚紀聞云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女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花開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街將春色去紗窓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於錢唐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為錢唐幕官其廨舍後堂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為錢唐尉為續其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絲雲無不見處夜涼明月生春浦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艤泊河塘花工邊見才仲携一麗人登舟即前聲喏而火起舟尾蒼忙走報家已慟哭矣能改齋漫錄云劉次莊樂府解題曰錢唐蘇小小歌蘇小小非唐人世見樂天夢得詩多稱味遂謂與之同時耳次莊雖知蘇小小非唐人而無所據余按郭茂倩所編引廣題曰蘇小小錢唐名倡也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

唐江之西古辭云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楸下余嘗記唐蘇小小長短云云桃陰別院宜清晝人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維留都是宣和名筆內家又驚心燕比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小不風流斜挿一枝萱草鳳釵頭亦蘊藉可喜乃元遺山先生所作也

某人以善經紀積貨至鉅萬計而既鄙且畱不欲書其姓名其尊行錢素菴者抱一系逸士也多游名公卿間善詩曲有集行於世

其嘗以貴富驕之故作今樂府一闕譏警焉哨遍 試把

賢馬窮究看錢奴自古呼銅臭徇己若貪求待不教泉貨周流忍包羞油鐺挿手血海舒拳肯落他人後曉夜尋思機設緣情鉤鉅巧取旁搜蠅頭塲上苦驅馳馬足塵中斯追逐積儻下無厭就捨死忘生出乖弄醜 耍孩兒 安貧知足神明佑好聚

飲多招悔尤王戎遺下情牙籌夜連明計算無休不思日月搬
烏克只與兒孫作馬牛漆消瘦不調烟名恣逞戈矛 十煞
漸消磨雙臉春已凋顰兩鬢秋終朝不樂眉長皺恨不得攢頭
錢五分息招人借架上裕一周年不放贖狼毒性如狼狗把平
人骨肉做自己膏油 九 有心待拜五侯教人與甚半州忍
飢寒儻得家私享待勇做錢山兒清軍士喝號提鈴守怕化做
錢龍兒請法官行罡布氣留半炊兒八徧把牙關叩只願得無
支有管少出多收 八 野心事儘意為不義財儘力培那裏
問親弟兄親姊妹親姑舅只待要春風金谷嬌王凱一任教夜
雨新豐困馬鬣無親舊只知敬明眸皓齒不想共肥馬輕裘
七 資生利轉多貪婪意不休為錙銖捨命尋爭鬪因連任阿
心猶竊架挿詩書照不昧也學未 菴子是箇囊呵元高的

子淨立

六

恨不得揚子江交做酒囊積金積到斗為幾文

贖背錢受了些歹人呪一斗粟與親眷分了顏面二斤麻把相

知結下寇讎真糾繆一味的驕而且文其的是樂以忘憂 五

這財曾然了董卓將曾泉了元載頭聚而不散 歎外怕不

是堆金積玉運城富販眼早野草閑在滿地愁干生受生財有

道受用無由 四 有一日大小運併在命宮死囚限纏在卯

酉其的散得疾子為你聚來得驟恰待調和新曲歌金帳逼臨

得佳人墜王樓誰收救一壁相投河奔井一壁相爛額焦頭

三 窓隔每都颯颯的飛檣卓每都出出的走金銀錢不都消

為塵垢山魃不客相呼喚冥宿孤辰斯越越喧白晝花月妖將

家人狐媚虛耗鬼把倉庫潛偷 二 惱天公降下灾犯官刑

繫在囚池用錢時難奈透待買他土木驢釘子輕心釘吊脊筋

鈞兒淺淺鈞便用殺雜賞有魂飛蕩、魂散悠悠尾 出落
他平生聚歛的情都寫做臨刑犯罪由將他死骨頭告示向通
衢裏磔任他日炙風吹慢上的朽樂府中押逐贖菊字韵者蓋
中州之音輕與尤字韵相近故也此曲雖曰為某而作然亦可
以為世勸

蜀王孟昶納徐匡璋女拜貴妃別號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擬其色
似花蕊之翻輕也或以為姓費氏則誤矣

余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所風唐崔麗人圖其上有
題云並燕鶯為字聯徽氏姓崔非烟宜采風秀士勝江梅薄命
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紅樹曾與月徘徊余于卯春三月
銜命陝右道出於蒲東普救之僧舍所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
氏女遺照在焉因命畫師陳居中繪模真像意非登徒子之用

色艷異光輝動人生間其年紀鄭曰十七歲矣生自是倦之私
禮鶯鶯之侍婢紅娘間道其意既而詩章往復遂酬所願中間
離合多故然不能終諧仍儷說者以為生即張子野宋王性之
著傳奇辨正按徽之作姨母鄭氏墓銘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徽
之為保護其家又作陸氏誌云余外祖睦州刺史鄭迥白樂天
作徽之母鄭氏誌亦言鄭迥女而唐崔氏譜求寧尉鵬娶鄭迥
女則鶯鶯乃崔鵬之女於徽之為中表也傳奇言生年二十二
樂天作徽之墓誌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即當以大曆十四
年己未生至貞元庚辰正二十二歲凡此數端決為徽之無疑
特託他姓以避就耳事具侯鯖錄中

江浙行省建治所于杭陸路赴都三千九百二十四里若水程則
四千四百四十里東至大海四百九里順風海洋七日七夜可

到日本國西至鄱陽湖接連江西省南康路界一千三百四十五里南至汀洲路接連廣東潮州界二千四百二十里北至揚子江接連淮南省揚州界七百二十里東到大海四百九里西到江西省南康路一千七百五里南到廣東潮州路二千五百一十里北到淮南省揚州路七百六十五里東南到漳州路海岸二千四百九十九里西南到江西省建昌路一千五百九十里東北到松江海岸五百二十二里西北到池州路接連河南省安慶路一千三百四十二里此四至八到也今割福建道立行省則又不同矣

今人謂易其所守者曰改常北齊瑱言左軍容使嚴遵美閣官中仁人地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路傍有一猫一大猫忽謂大曰軍容改常也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七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八

天台陶宗儀九成

唐張彥遠著歷代名畫記十卷自軒轅時至會昌元年能風者三百七十餘人其叙風之源流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古先聖王受命應錢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有此瑞庖犧氏發於滎河中央籍圖書萌矣軒轅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狀焉是時也書風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畧無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按字孛之部其六曰鳥書在幡信上書端象鳥頭者則畫之流也顏光祿云圖載之意有三一曰圖理卦象是也二曰圖識字孛是也三曰圖形繪畫是也又周官教國子以六書其三曰象形則畫之意也是故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須子有虞祓繪繪

畫明矣既就彰施仍深比象於是禮樂大闡教化由興故能按讓而天下治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掛也以采色掛物象也故鍾鼎刻則識臆魅而知神
旂章明則昭軌度而備國制清廟肅而尊彝陳廣輪度而疆理辨以忠以孝畫在於雲臺者烈有勳皆登於閣見善足以戒惡見惡足以思賢故陸士衡云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善於畫此之謂也其論畫六法曰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采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自古畫人空能兼之者遠試論之曰古之畫或能遺其形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風此難可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求其畫則形似在其間矣上古之風迹簡意而雅正顧陸

之流是
中古之畫細定精緻而生可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肯綮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乎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乎立意而歸乎用筆顧愷之曰畫人最難以山水次狗馬其臺閣一定器耳差易為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後全故韓子曰狗馬難鬼神易狗馬乃凡俗所見鬼神乃譎怪之狀斯言得之至於經營位置則畫之揔要然今之畫人粗善寫類得其形似則無其氣韻具其采色則失其筆法豈曰畫也其論畫體工用榻寫曰夫畫物特忌形貌乘章歷盡具足其甚其細而外露巧密所以不患不了而患於了既知其了亦何必有此非不了也若不識其了是真不了也夫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為病也而成謹細自然者為

上品之上神者為上品之中妙者為上品之下精者為中品之上謹而細者為中品之中余今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妙其間詮量可有數百等孰能周知非夫神邁識高情超心慧者山可議乎知畫宋郭若虛著圖畫見聞志六卷自唐會昌元年至神宗熙寧七年能畫者二百七十四人其論製作指模曰大率圖風力氣韻固在當人其如種種之要不可不察畫人物必分貴賤氣貌朝代衣冠釋門有善功方便之顏道像具脩真度世之範帝王崇上聖天日之表外夷得慕華欽順之情儒賢見忠信禮義之風武士多勇悍英烈之貌隱逸識肥遯高士之節貴戚尚紛華偽士之容天帝明威福嚴重之儀鬼神作瑰觀反者馳趨好鬼之狀士女宜秀色矮鳥果嬌如坐之態田家有醇肥朴野之真風衣紋林石用筆全類於書衣紋有重大而調

暢者有縝細而勁健者有綽縱制理無妄下以狀高側深褶飄舉之勢林木有樛枝挺幹節皴皮細裂多端分敷萬狀作怒龍驚馬虬之勢登凌霄翳日月之姿山石多作攀頭亦為接面落筆便見堅重之性皴淡即生凹凸之形破墨之功尤難畫畜獸全要停分向背筋力精神肉質肥圓毛骨隱起畫龍窮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畫水湯湯若動使觀者有浩然之思畫羣木折筭無虧筆畫与壯深遠透空畫花竹有四時景候陰陽向背筍篠老嫩苞萼先後自然艷麗閒野遠諸園蔬野草咸有出土體性畫禽鳥識形體各件之異悟翔萃飛集之態其論氣韻非師曰謝赫六法精論萬古不移然而骨法用筆以下五法可奪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大神會不知然而然其論用筆得失曰凡畫氣韻本

乎游心神采生於用筆意在筆先筆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
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
畫有三病比較用筆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版者腕弱筆痴全
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混也刻者用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
之際妄生圭角也結者欲行未行當散不散似物凝滯不能流
暢也其論古今優劣曰佛道人物亡女牛馬近不反古山水林
石花竹禽魚古不及近何以明之且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吳
道元及闍立德立本皆純重雅正性出天然吳生之作為萬世
法號曰畫聖張嘗周昉韓幹戴高氣蹟骨法皆出意表後之李
者終莫能到故曰近不及古如李成關仝范寬董源之迹徐熙
黃筌居采之蹤前不籍師資後無後繼踵迹借使二李三王之
輩復起邊鸞陳莊之倫丹生亦將何以措手於其間其二曰古

不及近鄧椿著畫繼一卷自熙寧七年至孝宗乾道三年

者一百一十九人其論畫曰畫之為用大矣蓋天地間者萬物
悉皆含豪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者何
也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
深鄙衆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豈止能傳其形不能傳其神也
故畫法以氣韻生動為第一而若虛獨歸於軒冕岩穴有以哉
又曰自昔鑒賞家分品有三曰凡曰妙曰能獨唐朱景真讚唐
賢畫錄三品之外更增逸品其後王休復作益州名畫記乃以
逸為先而神妙能收之景真雖云逸格不拘常法用表賢愚然
逸之高豈得附於三品之末末者復休首推之為當也又有畫
繼補遺一卷不知誰所撰則自乾道以後至理度間能畫者八
十餘人爾後陳德輝者續畫記一卷丹自高宗建炎初至幼主

德祐乙亥能畫者一百五十一人然與畫經補遺則相出入者耳二書僅可考閱姓名無足觀也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云古畫多直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米氏父子非古制也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麗而緯細有背面唐人畫或用搵熟絹為之然止是生搗令絲褊不礙筆工非如今者鍊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與雪絲偽作者則否古畫色墨或淡黑則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偽作者多作黃色而鮮明不塵暗此可辨也米芾畫史云古畫若得之不脫不漬皆標若不佳挨標一次背一次壞屢更矣深可惜蓋人物精神髮采花之穠艷蜂蝶只在約畧穠淡之間一經背多或失之也古畫至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來皆以熟湯湯半熟如銀版故作人物精采入筆今人收唐天

必以絹見紋舊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間令畫皆生絹唐畫皆龜縮徐熙絹或如布絹素百破必好回裂文各有辨長幅橫卷裂紋橫橫幅直卷裂紋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一縷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相亦蘇不可偽作其偽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舊生作毛起搥又堅紉也濕染者色棲縷間乾熏者烟鼻上深下淺古紙素有一般古香真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采色如新惟佛像多經香炷熏損本色染絹作濕香色棲塵文間最易辨仍蓋色上作一重古不直裂須連兩三經不可偽作國朝東楚湯屋字君載號采真子著畫監一卷論歷代名畫悉有依據其雜論曰古人作畫皆有深意運思落筆莫不各有所王況名下無虛士相傳既久必有過人處今人看風出自見不經師授不閱記錄但貪其意

者爲佳不合其意者爲不佳及問其如何是佳則茫然失其對僕
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闊之意見圖畫愛玩不去手見鑒賞之
士便加禮問徧借記錄髣髴成誦詳味其言歷觀名迹參考古
說始有少悟若不留心不過爲聽聲隨影終不精鑒也燈下不
可有風醉餘酒邊不可看畫卷尤不可示之卷舒不得其法
最爲害物至於庸人孺子見畫必看妄加雌黃品藻本不識物
亂訂真僞令人短氣古人畫畫謂之粉本前輩多寶畫之蓋其
草草不經意處有天然之妙宣和紹興所藏粉本多有神妙古
人作畫有得意者多再作之如李成寒林范寬雪山王詵烟江
鬪障不可枚舉看畫如看美人其風神骨相有體肌之外者今
人看古迹必先求形似次及傳染次及事實殊非賞鑒之法也
元章謂好事家與賞鑒家自是兩等家多資力貪好名勝遇

我置不過聽聲此謂好事若鑒賞則天資高明多閱錄或
能畫或深畫意每得一圖終日寶玩如對古人不能奪也觀六
朝畫先觀絹素次觀筆法次觀氣韻大槩十中可信者一二街
府有題印者尤不可信古書東移西接得補成章此弊自高宗
朝莊宗古始也余友人吳興夏文彥字士良號閑者生其家世
藏名蹟鮮有比者朝夕玩索心領神會加以游於畫藝悟入歛
趣是故鑒賞品藻萬不失一因取各畫記圖書見聞志書繼續
畫記爲本參以宣和畫譜南渡七朝畫史齊梁魏陳唐宋以來
諸家畫錄及傳記雜說百氏之書搜潛剔秘網羅無遺自軒轅
時至宋幼主德祐乙亥得能畫者一千二百八十餘人又女真
三十人本朝自至元丙子至今九十餘年間二百餘人共一
千五百餘人其考覈誠至矣其用心良勤矣所論畫之二口蓋

擴前人所未發論曰氣韻生動出於天成人莫窺其丘者謂之神品筆墨超絕傳染得宜意趣有餘者謂之妙品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古人畫墨色俱入綃縷精神迥出偽者雖極力髣髴而粉墨皆浮於黼素之上神氣亦索然蓋古人筆法圓熟用意精到初若率易愈玩愈佳今人雖極工緻一覽而意盡矣唐及五代綃素舊厚宋綃輕細望而可別也御題畫真偽相雜往往有當時名筆臨摹之作故祕府所藏臨摹本皆題爲真迹惟明昌所題最多具眼自能識也吁可謂真知畫者哉
燕訪使楊文憲公與字煥然乾州奉天人嘗作汴故宮記云巳亥春二月按部至于汴汴長史宴于廢宮之長生殿後世無以考爲纂其大槩云皇城南外門曰南薰南城之北新城門曰宜橋曰龍津橋北曰丹鳳而其門三丹鳳北曰州橋橋北曰

文武樓遵御路而北橫街也東曰太廟西曰郊社正北曰承天門而其門五雙闕前引東曰登聞檢院西曰登聞鼓院檢院之東曰左掖門上之南曰待漏院鼓院之西曰右掖門上之南曰都堂承天之北曰大慶門而日精門左昇平門居其東月華門右昇平門居其西正殿曰大慶殿東廡曰嘉福樓西無曰嘉瑞樓大慶之後曰德儀殿德儀之東曰左昇龍門西曰右昇龍門正門曰隆德曰蕭牆曰丹墀曰隆德殿隆德之左曰東上閣門右曰西上閣門皆南嚮東西二樓鍾鼓之所在鼓在東鐘在西隆德之次曰仁安門仁安殿東則內侍局內侍之東曰近侍局近侍之東曰嚴祗門宮中則曰撒合門少南曰東樓即授除樓也西曰西樓仁安之次曰純和殿正寢也純和西曰雪香亭雪香之北后妃位也有樓上西曰瓊香亭上西曰涼位有樓上北

少西曰玉清殿純和之次曰寧福殿寧福之後曰死門由死門而北曰仁智殿有二十大石左曰敷錫神運萬歲峯右曰玉京獨秀太平岩殿曰山莊上之西南曰翠微閣苑門東曰仙韶院上北曰湧翠峯上之洞曰大滌湧翠東連長生殿上東曰湧金殿湧金之東曰蓬萊殿長生西浮玉殿浮玉之西曰瀛洲殿長生之南曰闕武殿闕武南曰內藏庫由嚴祗門東曰尚食局尚食東曰宣徽院宣徽北曰御藥院御藥北曰右藏庫右藏之東曰左藏宣徽東曰點檢司點檢北曰祕書監祕書北曰學士院學士之北曰諫院諫院之北曰武器署點檢之南曰儀鸞局儀鸞之南曰尚輦局宣徽之南曰拱衛司拱衛之南曰尚衣局尚衣之南曰繁禧門繁禧南曰安泰門安泰西與左升龍門直東則壽聖宮兩宮太后位本明俊殿試進士之所宮北曰徽音殿

音之北曰燕壽殿燕壽殿垣後少西曰震肅衛司東曰中衛尉司儀鸞之東曰小東華門更漏在焉中衛尉司東曰祗肅門祗肅門東少南曰將軍司徽音壽聖之東曰太后苑上之殿曰慶春慶春與燕壽並小東華門內正北尚廐局尚廐西北曰臨武殿左掖門正北尚食局上南曰宮苑司宮苑司西北曰尚醞局湯藥局侍儀司少西曰符寶局器物局西則撒合門嘉瑞樓西曰三朝正殿曰德昌東曰文昭殿西曰光興殿並南嚮德昌之後宣宗廟也宮西門曰西華與東華直其北門曰安貞二大石外凡花石臺榭池亭之細並不錄觀其制度簡素比士階茅茨則過矣視漢之所謂千門萬戶珠壁華麗之室則無有也然後之人因其制度而損益之以求其稱斯可矣公又有錄汴梁宮人語五言絕句一十九首雖一時之所寄興亦

不無有傷感之意今併附于此詩曰一入深宮裏經今十五年
長因批帖子呼到御牀前右一歲七逢元夜金蛾開簇巾見人
心自怯終是女兒身右二殿前輪直罷偷去賭金釵怕見黃昏
月殷勤上玉階右三翠翹珠握背小殿夜截鈎鷓地羊車至低
頭笑不休右四內府頒金帛教酬賀節盤兩宮新有旨先與問
孤寒右五人間多棗栗不到九重天長被黃衫吏花攤月賜錢
右六仁聖生辰節君王進玉卮壽棚兼壽表留待北還時右七
邊奏行臺急東華夜放封內人催步輦不候景陽鐘右八畫燭
雙右九引珠簾右一開輦前齊下拜歡飲辟寒盃右九聖躬香閣
內只道下朝遲扶仗嬌無力紅綃貼玉肌右十今日天顏喜東
朝內宴開外邊農事動詔遣教坊回右十駕前雙白鶴日上候
朝回自送鸞輿去經今更不來右十陡憶見文書靜相將立夕明

傷心寧祠位忽復夜熏香右十一后唯陽去潛身位到明却回
誰敢問校似有心情右十一為道圍城久收闔搗軍入春
絕飢苦不堪聞右十監國推梁邱初頭靜不知但疑墻外笑人
有看宮時右十別殿宮刀嚮倉皇接鄭王尚愁宮正怒含淚強
添汝右十一一向傳宣喚誰知不復還未時舊絨線記得在窓間
右十北去遷沙漠誠心畏夜行不如當日死頭白若為生右十
陳隨應南度行宮記云杭州治舊錢王宮也紹興因以為行宮
皇城九里入和寧門左進奏院玉堂右中殿外庫至北宮門循
廊左序巨墻幕次列如魚貫祥儀殿外殿接脩廊為後殿對以
御酒庫御藥院慈元殿外庫為侍省內東門司大內都巡檢司
御厨天章等閣廊回路轉殿班排列又轉內藏庫對軍器庫又
轉便門垂拱殿五間十一架脩六丈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間脩

廣各文五朵殿四兩廊各二十間殿門三間內龍墀祈禱殿後
擁舍七間為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殿左一殿隨時易名明堂
郊祀曰端誠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對奉使曰崇德武舉及軍班
授官曰講武之宮在龍正門內南宮門外本宮會議所之側入
門垂拂夾道間夫容環朱東二里至外宮門節堂後為財帛生
料一庫環以官屬直舍轉外密子入內宮門廊右為贊道春坊
直舍左講堂七楹扁新益外為講官直舍正殿向明左聖堂石
祠堂後疑華殿瞻景堂環以竹左寢室右齊安位內人直舍百
二十楹左彞齋天子賜號也接繡香堂便門通繹巴堂重慶後
屋音楊太后垂簾於此曰慈明殿前射圃堦百步環脩廊右博
雅樓十二門左轉數十步離闌花甃萬卉中出秋千對陽春亭
清涼亭前芙蓉後木樨上質亭梅繞之由繹巴堂過錦繡廊百

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即後死梅花千樹曰梅樹亭曰冰花亭
枕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牡丹曰伊洛傳芳為藥曰冠芳
山茶曰鶴丹桂曰天闕清香堂曰本支百世佑聖祠曰慶和泗
洲曰慈濟鐘呂曰得真楠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架
雪竹曰賞靜松亭曰天陵偃蓋以日本國松木為翠寒堂不施
丹牖白如象齒環以古松碧琳堂近之一山崖崑作觀堂為上
焚香祝天之所具知古掌焚修每二茅觀鐘鳴觀堂之鐘應之
則駕輿山背芙蓉閣風帆沙鳥獲鳥下山下一溪縈帶通小西
湖亭曰清蓮恠石夾列獻瑰逞秀三山五湖洞穴深杳豁然平
朗翬飛翼其凌虛樓對瑞慶殿損齋緝熙崇政殿之東為欽先
孝思復古紫宸等殿木園即福寧殿射殿曰選德坤寧殿貴妃
昭儀婕妤等位宮人直舍燈殿焉又東過閤子庫睿思殿儀鸞

修內八作翰林諸司是謂東華門右二記書法詳瞻宋之官闕
際奇見矣

徐文獻公任浙西廉訪使日遇有訴訟者必歷問其郡邑官吏咸
否分為三等載諸籍第一等絕減者第二等減否相半者第三
等極不著又用覆察相同候分司按巡時遂以界之曰第一等
褒獎之第二等勿則第三等懲戒之使改可也順勿罷其職後
分司遵奉一道肅清

人之年壯而髮斑白者俗曰算髮以爲心多思慮所致蓋髮乃血
之餘心主血血爲心役不能止應于髮也然本草云無菁子壓
油塗頭能變餘髮則亦可作蒜湯說卦巽爲寡髮陵德明曰寡
本作宣黑曰一爲宣髮據此則當用宣字爲是

檄書露布何而起乎漢陳琳莫檄曹操見之頓愈頭風遂謂檄起

於琳說文檄二尺書徐鉉通釋曰檄微兵之書也漢高祖以羽
檄徵天下兵有急則插以羽爾雅木無枝爲檄注檄擢直上也
文心雕龍有張儀檄楚書隗囂檄亡新文文選有司馬相如喻
蜀檄文則檄非自琳始也明矣隋禮儀志後魏每戰冠書帛於
漆竿上名露布世說桓宣武征鮮卑喚表漿作露布倚馬手不
輟筆俄成七紙如隋志世說所云則露布起於後魏而晉因之
然漢官儀凡制書皆爾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又漢書
賈洪爲馬超伐曹操露布則漢時已然及讀初李記引春秋
佐助期曰武露布文露沉宋均云甘露見其國布散者人上武
文來者則甘露沉重豈露布之義當取於此與

西浙之人以草爲履而無跟名曰鞞鞞婦女非纏足者通曳之炙
鞞子雜錄引實錄云鞞鞞爲二代皆以皮爲之朝祭之服也始

皇二年遂以蒲為之名曰鞞鞞二世加鳳首仍用蒲晉永嘉元
年用黃草宮內妃御皆著始有伏鳩頭履子梁天監中武帝易
以絲名解脫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唐大曆中進
五朵草履子建中元年進有合草履子據此則鞞鞞之製其來
甚然北齊瑣言載霧是山巾子船為水鞞鞞之句抑且味諸
詩矣鞞合切在颯字韻下今俗呼與鞞同音者誤
世稱鄉胥為書手處皆然報應記宋衍江淮人應明經奎元和
初至河陰縣因疾病廢業初塩鐵院書手蓋唐時已有此名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八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九

天台陶宗儀九成

人稟天地五行之氣以生手三陽里陰足三陽三陰合為十二經
以環絡一身往來流通無少其脈應於兩主三部焉夫脈
者血也脈不自動氣贊使之故有九候之法內經云脈者血之
府說文云血理分表行體者從底從血亦作脈通釋云五藏六
府之氣血分流四貳也釋名云脈幕幕絡一體字從肉從底
底音普拜切水之邪流也脈字從底行之象無求子云脈
之字從肉從底又作脈蓋脈以肉為陽純以血為陰華佗云脈
者血氣之先也氣血盛則脈盛氣血衰則脈衰血熱則脈數血
寒則脈遲血微則脈弱氣血平則脈緩晉王叔和分為七表八
裏可謂詳且至矣然文理繁多學者卒難究白宋淳熙中南康

崔子虛隱君嘉彥以難經於六難專言浮沉九難專言遲數故
用為宗以統七表八裏而檢萬病其說以為浮者為表為陽外
得之病也有力主風無力主氣浮而無力為耗有力為洪又沉
為實沉者為裏為陰內受之病也有力主積無力主氣沉而
小為微至骨為伏無力為弱遲者為陰主寒內受之病也有力
主痛無力主冷遲而少駛為緩短細為畜無力為濡數者為陽
主熱外得之病也有力主執無力主瘡數而極弦為緊有力為
弦流利為滑他若九道六極之珠三焦五藏之辨與夫持脈之
道療病之方其間玄妙具在四脈玄文及西原脈訣等書世以
為祕授始由隱君傳之劉履真先生先生傳之朱宗陽侯師鍊
師傳之張玄曰高士今往、有得其法者學者其求諸
合稱四司六局者多不能舉其目古杭學海錄云官府貴家置四

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街市亦有之常
時人戶每遇禮席以錢倩之四司六局皆可致四司者帳設司
厨司茶酒司臺般司也六局者桌字局案前局菜蔬局油燭局香
藥局排辦局也凡四司六局人祇應慣熟便省費主一牛力
博古圖宋徽朝所修書故世知有博古之名而不知更有稽古
等閣蔡京保和殿曲燕記云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皇帝召臣
京等燕保和殿臣僚等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西曲水循餘
醪架至太寧閣登魯巒林霄臺鳳垂雲亭始至保和殿三楹、
七十架兩挾閣中極置榻東西二間列寶玩與古鼎彝器玉
挾閣曰妙有設古今儒書史子指墨右曰日宣道家金櫃玉笈
之書與神霄諸天隱文上步前行稽古閣有宣玉石鼓歷家古
尚古鑑古作古傳古祕古諸閣藏祖宗訓謨與夏商周尊

鼎萬爵幸自敷盤于漢晉隋唐 盡多不知識上親指示為

言其際

第

今人以善能營生者為經紀唐滕王元嬰與蔣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韓昌黎作柳

子厚墓誌云舅弟盧遵又將經紀其家則自唐已有此言

世斥貪利之人必曰汝便是龐居士矣蓋相傳以為居士家貧巨

萬殊用勞神竊自念曰若以與人又恐人之我若不如置諸無

何有之鄉因輦送大海中舉家修道終成證果又以為居士即

襄陽龐德公釋氏傳燈錄龐居士傳云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

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業儒志求真諦德宗貞元初謁石頭

遷禪師豁然有省後參馬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答

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却向汝道遂於言下頓悟玄旨乃留

駐紮承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共說無生話

元和六年北游襄漢隨處而居女慧照賣村蔬籬以供朝夕將

入滅謂曰視日早晚以報靈照遺言曰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居士

出戶觀視即登父座合掌坐亡居士曰我女機緣捷矣更延七

日州教于公頓聞之來問居士謂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

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公膝而化龐婆走田中謂其

子龐大曰汝父死矣龐大曰嗚呼鉏脫去汝為焚燒畢自後莫

知其所按此傳知非龐德公明矣但亦不言其富何耶輦財之

說時恐後人所傳會耳然今之積金畜穀倍息計贏校斗斛合

齋計欺不得自休息又否則射射歎飢發積積授枚識出布籌會入

窮日疲極而睡者能以居士之事便作真相豈不為養生之福哉

鄭遂昌言宋巨璫李太尉者國亡爲道士號梅溪余童時嘗侍其
游故內指點歷歷如在過胡虜弄揮涕曰是蓋宋之先朝位上
劍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金百兩近周申父言先表財相金
一提舉住杭州暗問其室氏乃宋內夫人余年十四五尚猶識
之但兩鬢俱禿問知在宮中任此職者例裹巾巾帶之未名綴
一金錢每晨用以掠髮入巾故久而致然也因曰吾爲內夫人
日每日輪流六人侍帝左右以紙一番後後端起筆書帝起居
旋書旋卷至暮封付史館內夫人別居一宮門金字大牌曰
官家無故至此罰金一鎰以二者言之可見宋朝家法之嚴
至正乙酉冬 朝廷遣官奉使宣撫諸道問民疾苦然而政績昭
著者十不二三明年秋江右儒人黃如徵邀 駕上書指數散
散王士宏等罪狀且及國家利害斧鉞在前有所不避古之所

謂豪傑之士如徵其人者與

天子親覽其書喜見于色又虜如徵必爲權豪所中顧近臣館
穀以俟越數日特授江西等處儒學提舉勅侍衛護送出都如
徵感 上德意受命而不領職天下共賢之散新主士宏等雖
免譴責終以不顯死其書畧曰江西布衣書生黃如徵百拜上
書

皇帝陛下如徵忝生僻土遭遇明時用竭愚衷冒干 天聽伏

望采覽萬 焉夫 皇朝版圖之廣歷古所無法制之良萬世

莫易而水旱災變連年不息者實由官皆汙濫民悉怨咨之所

致也 欽惟 陛下憂民之心日夕孜孜遂於去年冬分遣大

臣奉使宣撫諸道正欲其察政事之臧否問生民之疾苦禮賢

德振貧乏信冤抑起淹滯俾所至之處如 陛下親臨焉苟能

宣布 聖澤各盡乃職則雍熙泰和之治政在今日然江西福建一道地處蠻方去京師萬里外傳聞奉使之來皆苦大旱之望雲霓赤子之仰慈母而散散圭宏等不体聖天子撫綏元元之意鷹揚虎噬雷厲風飛聲色以淫吾中賄賂以緘吾口上下交征公私朘剥賊吏貪婪而不問良民塗炭而罔知閭閻夫望田里寒心乃歌曰 九重丹詔頒恩至萬兩黃金奉使回又歌曰奉使來時驚天動地奉使去時為天黑地官吏都懽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又歌曰官吏黑漆受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如此怨謠未能枚舉皆百姓不平之氣鬱結于懷而發諸聲者然也此蓋廟堂遴選非人使生民感 陛下憂恤之虛恩受奉使捫剝之實禍 陛下於此而不察將何以取法於後世哉如徵無官守無言責所以不禪江河之險不畏斧鉞之誅而詰

闕以陳其事者政恐散散王士玄等回觀之日各飾巧言妄稱官清民泰欺詐百端昏蔽 主聽 陛下不悟為姦邪所賣擺任省臺恣行威福流毒四海則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與天下共之 以此而望陰陽和風雨時年歲登邊隅靜不亦難乎倘陛下不棄為堯之言委官察其實蹟責以欺天罔民之罪投諸遐荒雪江西福建一道之痛苦以為百官勸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如 陛下以為誹謗大臣置而不問非惟今日禍起蕭牆抑且天下萬世之不幸矣如徵鄙語俗言不知避諱觸犯清蹕罪在不赦請伏鑕以俟命

吾鄉錢琛氏贊乃武肅王之諸孫也其家在郡城外東北隅亭臺沼沚聯絡映帶猶是先朝賜第與余相友善嘗出示所藏鐵券形宛如瓦高尺餘闊二尺許券詞黃金商嵌一角有斧痕蓋至

元丙子 天兵南下時其家人竊負以避而死於難券亦莫知
所在越再丙子漁者偶網得之乃在黃岩州南地名澤庫深水
內漁意寶物試斧擊之則鏤焉因棄諸幽一村學究與漁隣頗
聞賜 券之說買以鏤價然二人皆不悟其字乃金也有報於
封琛之兄者用十斛穀易得青檀復還誠為異事時余就錄券
詞一通封琛又出武肅當日謝表彙併錄之昨晚檢閱經筵偶
得於故紙中轉首已三三餘年矣人生能幾何哉謾志于此詞云
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咨尔
鎮海鎮東等軍節度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
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
令使持節閩越等州諸軍事兼閩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
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登隲之勳言垂漢

典載孔涅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填者重昌
僭偽為昏鏡水狂謀惡貫涖涖齊人而尔彼穰兇滄湯豈定江表
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氛稔清其化也疲羸泰極既
越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間政有經矣志獎
王室績冠侯藩溢于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刻五孰之金寶靈
勒燕然之山未足顯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申以誓詞長
河有似帶之期泰山有如拳之日唯我念功之旨永將越作子
孫使卿長襲寵榮尅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
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性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表去恩
主賜臣金書鐵券一道臣恕九死子孫三死者出於睿眷刑此
綸言錄臣以絲髮之勞賜臣以山河之誓鑄金作字指日成文
震動神祇飛揚肝膽伏念臣 從筮仕迨及秉麾每自揣量是

何叨忝所以行如履薄動若待盈惟憂福過禍生敢忘慎初護
末豈期此志上感宸聰憂臣以處極多危慮臣以防微不至遂
開聖澤永保私門臣以常刑宥其必死雖君親屬念皆云必恕
必容而臣子為心豈敢傷慈傷愛謹當日慎一日戒子戒孫不
敢因此而累恩不敢乘此而賈禍聖主萬歲愚臣一心按史唐
禧宗乾符五年王仙芝餘黨曹師雄寇掠二浙杭州募兵使石
鏡都將董昌等序以討之臨安人錢鏐以驍勇事昌為兵馬使
中和元年昌為杭州刺史光啓二年昌謂鏐曰汝能取越州吾
以抗授汝鏐攻剋之昌遂徙越以鏐知杭州事三年昌為越州
觀察使鏐為杭州刺史昭宗景福元年為武勝軍防禦使二年
為鎮海節度使乾寧二年昌僭號鏐遣書昌與其闕門作天子
與九族百姓俱陷塗炭豈若開明作節度使終身富貴邪昌

鏐以狀聞削奪昌官爵鏐計之三年昌伏誅鏐令吏民上
表請蕪領浙東朝廷不得已以為鎮海鎮東節度使改威勝曰
鎮東天復二年進爵越王天祐元年更封吳王梁太祖開平九
年以為吳越王乾化二年加尚父未帝貞明二年以為諸道兵
馬元帥三年以為天下兵馬元帥龍德三年以為吳越王鏐始
建國儀衛名稱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置百官有丞相侍郎
客省等使唐明宗天成四年削鏐官爵初鏐嘗遣安重誨書辭
禮甚倨及朝廷遣奉使烏昭遇韓玟使鏐還玟奏昭遇見鏐稱
臣拜舞重誨奏賜昭遇死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長
興三年鏐卒鏐寢疾出印鑰授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
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史稱乾寧三年秋九月以鏐為
鎮海鎮東節度使而奏詞乃四年秋八月何邪史稱儀衛名稱

多如天子之制惟不改元程大昌演蕃露云寶正六年歲在辛卯見封落星石制書辛卯乃唐明宗長興二年寶大元年羅隱記新城縣記云癸未歲癸未乃唐莊宗同光元年以此知吳越雖稟中原正朔既長興同光年號與其實正寶大同歲而各不同知吳越自嘗改元審矣又僧文瑩湘山野錄云唐昭宗以錢武肅平董昌拜為鎮海鎮東節度使中書今賜錢券羅隱為譏謝表始莊宗入洛又遣使貢奉懇請玉冊金券有司定議非天子不得用後竟賜之鏐即以節鉞授其子元瓘自稱吳越國王名其居曰殿官屬悉稱臣又於衣錦軍大建玉冊金券詔書三樓遣使冊東夷諸國封拜其君長幾極其勢與向之謝表所陳處極防微累恩賈禍之誡殊相戾矣禪月貫休嘗以詩投之有菊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鏐愛其詩遣客更論

之曰教和尚改十四為四十方與見你性偏介謂吏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然間雲野鶴何天而不飛邪遂飄然入蜀鏐後果為安重誨奏削王爵以太師致仕重誨死明宗乃復鏐爵位夫武肅之踰越固莫過乎二書所論

有教予射字法必須彼我二人俱聰明熟於翻切優於記問者方乃便接倘遇人以詩詞或言語示我彼在隔坐不及知聞我則拊掌彼便說出與所示同然片段文章皆可成誦非特一句一字而矣用拊掌代擊鼓殊無勾肆市井俗態此天下太平優游無事謾以取一時之笑樂耳使鞀鼓之聲震于戈之鋒耀日又能留情於此邪其法七字詩十二句逐句排寫前四句括定字母後八句括定叶韻詩曰輕輕牽兵兵邊平平便明明眠逢

○○興興掀征征煎經經豎迎迎年傳傳偏停停田應應烟成

成涎聲聲擅清清千澄澄纏星星熊晴晴涎丁丁顛繁繁慶盈

盈盈延能能稱稱千非精精煎零零連汀汀天橙橙纏東

家鍾江支茲為微魚胡模齊華佳灰哈真諄臻匡駟元魂痕寒

歡關山先森蕭皆交豪歌戈麻陽唐耕斜榮責蒸登无侯車侵

潭談益添橫光凡如欲切春字清諄清清千春清字在第三行

第一字諄字在第七行第四字拊掌則前三後一少又前七

後四夏字平聲為霞盈麻盈延霞盈字在第三行第七字麻

字在第十行第二字拊掌則前三後七少歇又前十後二少歇

又三蓋夏字去声所以又三也若入聲則四矣餘倣此但字母

不離二十八字而叶韻莫逃五十六字此為至要後見賓退錄

一則與此畧同併志之其曰俗間有較鼓射字之伎莫知所始

蓋全用切字該以兩詩詩皆七言一篇六句四十二字以代三

十六字母全用五支至十二齊韻取其聲相近便於誦習一

七句四十九字以該平聲五十七韻而無側聲如一字字母在

第三句第四字則該節前三後四叶韻亦如之又以一二三四

為平上去入之別亦有不擊鼓而揮扇之類其實一也詩曰西

希低之機詩資非卑妻欺癡梯歸披皮肥其辭移題攜持齊時

依眉微離為兒儀伊鋤尼醜維窳溪批毗迷此字母也羅家瓜

藍斜凌倫思戈交勞皆來論流連王郎龍南関盧聶林戀雷聊

隣簾櫳羸婁參辰闌楞根濟離驢寒間懷橫榮鞅庚光顏此叶

韻也

松江之橫雲山古冢壘上然世傳以為多晉陸氏所藏山人封生

業盜冢至正甲辰春發冢上磚上有太元二年造五字按太元

東晉武帝時也逆數而上計九百一十余年矣或者謂冢有志

石但恐事泄祕弗示人家中得古銅壘勺壺洗尊鼎雜器之物
二百餘件內一水滴作獅子昂首軒尾走躍狀而一人面部方
大髭鬚飄蕭騎獅子背左手握無底圓桶右手臂鷹人之腦心
為竅以安吸子吸子頂微大正蓋胸心儼一席帽胡人衣褶及
獅鷹羽毛種上具備通身青綠吸子渾若碧玉論其製作膚理
則非晉人所能乃漢器無疑必其平生密惜而以狗堊約長五
寸高四寸許誠奇物也至秋夏士安偶過生生出售以捐錢五
十緡買之歸剔斲沙土飾澤蠟石神氣百倍於昔韞積寶藏時
以示博古好雅者一日為有勢力時貴奪去昔鮮于困李公嘗
畜一水滴正與士安者大同小異相承曰蠻人獅子愛之未嘗
去手寓杭州斷橋日臨湖有水閣倚闌把玩偶墮吸子於湖水
中百計求之不可見悒悒嘆嘆形神為之洞枯既它從踰三年
復來杭仍居昔所寓舍追懷故物往視湖波澄當霜後水靜之
時吸子儼在土內亟命僕下取欣然如獲至珍即易號曰神人
獅子遂序述顛末求館閣諸老與夫騷人雅士助味以張之寢
成巨軸公歿子孫不能世守水滴與詩卷比日歸婺州陶氏陶亦
不能久有又將求善賈而沽諸今不知所往自我朝百餘年來
僅聞公得其一於先而士安得其一於今非若他古銅器比可
以屈指數也

中書左承業公亦愚本亦唐人宋大學生上書詆賈似道公田闕
子不便專權誤國似道怒嗾林德夫告公泥金飾齋扁不法令
獄吏鞠之云只要你做一箇麻糊公即口占一詩曰如今便一
似麻糊也是人間大丈夫筆裏無時那解有命中有處未應無
百千萬世傳名節二十三年非故居寄語長安朱紫客盡心好

上帝王書遂遭黥流嶺南及家恩放還與似道遇諸途公以詞
贈云君來路吾歸路來去上何時住公田闕子竟何如國事
當時誰汝設雷州戶匡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頗恨乏蒸
羊聊贈一篇長短句歸附後入京上書言時相併獻至元鈔樣
此樣在宋時固嘗進呈請以代闕子 朝廷不能用故今別改
年號而復獻之 世皇嘉納使用鑄版以功累官至今任而終
歌妓順時秀姓郭氏性資聰敏色藝超絕教坊之白眉也翰林李
士王公元昇其眷之偶有疾思得馬版賜之遂公殺所騎千金
五花馬取腸以供至今都下傳為佳話時中書參政阿魯溫尤
屬意焉因戲謂曰我比元昇如何對曰參政宰相也學士才人
也燮理陰陽致君澤民則學士不及參政嘲風味月昔王隣香
則參政不如學士參政付之一笑而罷郭氏亦善於應對者矣

至正辛丑四月朔日日未沒三四竿詎忽然無光漸漸天昏
天且昏黑如夜星斗

飯頃方復舊天再開星斗亦隱又少
時乃沒按天官書王隱晉書曰日無光臣有陰謀京房易傳曰
臣專刑茲謂分戚蒙微而日不明

至正壬寅八月中上海縣三十四保辰字園壽一家已闕雄狗
生小狗八其一嘴爪紅如鮮血然大之為妖多見於占驗之書
而未有若此者若男變為女男子孕育則嘗聞之古昔蓋陽氣
陰盛兵戈亂離之兆今夫牡物而生兕陽化陰也又大厲火一
嘴爪紅紅亦火也豈非主兵主火者與甲辰四月十五日華亭
縣五保楊巷邵浦雲之西清菴廊屋一十九間每間屋柱皆有
聲其聲若以掃覆水面而擊其底者人以手按之則振掉而起
經時乃止按乾坤交異錄人君宮室無故有音聲主兵起若人

家主家亡六月二十三日夜四更松江近海去處潮忽驟至人皆驚人以非正候至辰時潮方未乃知先非潮也後見湖泖入說湖泖素不通潮忽平灘起高三四尺若潮漲之勢正與此時同又聞平江嘉興亦如之按五行志水自盈溢主兵興乾坤變異錄河水大壅臣下執政有背叛

國朝品官母妻四品贈郡君五品贈縣君然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孀結妻為萬歲君則此可為令甲之原

人之四支百骸莫不長寒獨面則否醫書謂頭者諸陽之會諸陰脉至頸及胸而還獨諸陽脉上至頭所以然也

